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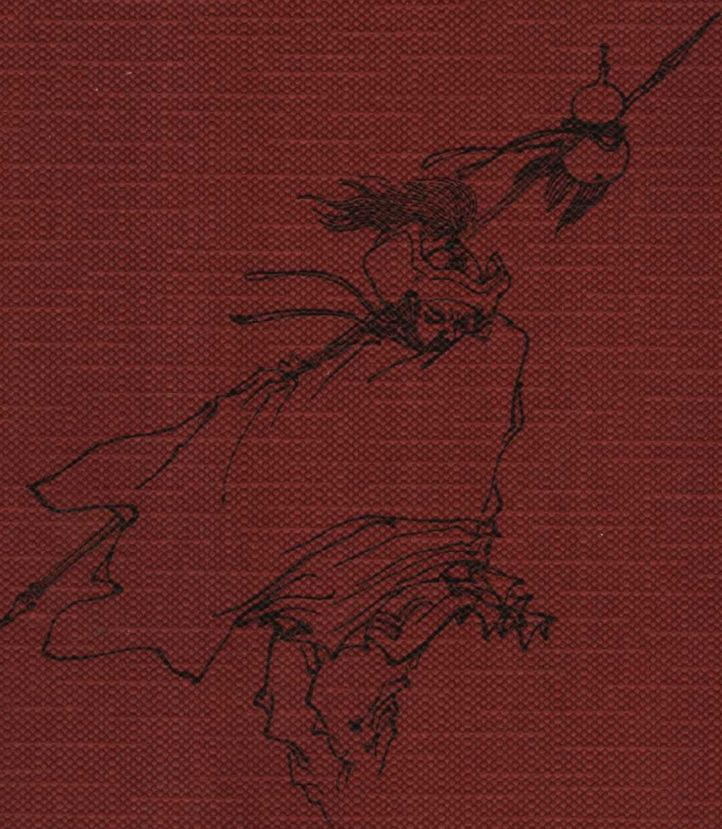
水
滸
傳

圖文本



「明」施耐庵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水浒传



图文本

「明」施耐庵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引 首		1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7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21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29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40
第 六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49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58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66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72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81
第 十 一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88
第 十 二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95
第 十 三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101
第 十 四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08
第 十 五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115
第 十 六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123
第 十 七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132
第 十 八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142
第 十 九 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151
第 二 十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161
第 二 十 一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171
第 二 十 二 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181
第 二 十 三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188
第 二 十 四 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196

水

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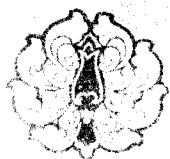
传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214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丧 供人头武二郎设祭	221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231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239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246
第三十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253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261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270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281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289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298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307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315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324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333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344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351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361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370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381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390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401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409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418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424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434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442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450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458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468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476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483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491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500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508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516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525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535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546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554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561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568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575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583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591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598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604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614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621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629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636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642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651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658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664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670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680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688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696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704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712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720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726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732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740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747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753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760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766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772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779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784
第九十七回	陈瑾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789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陂梨	795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804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瑾宋江同奏捷	811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817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822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828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834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840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845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851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856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865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874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884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892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900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908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917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925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932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940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951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963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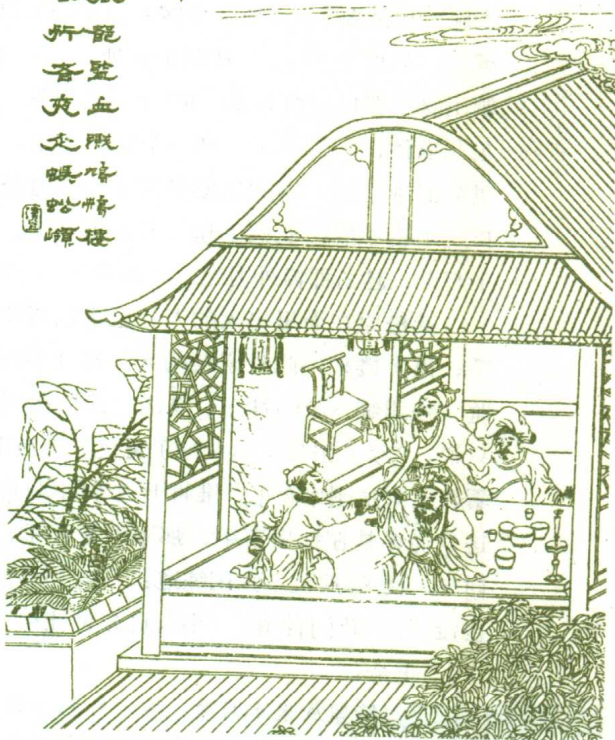
话说张都监听信这张团练说诱嘱托，替蒋门神报仇，要害武松性命，谁想四个人，倒都被武松搠杀在飞云浦了。当时武松立于桥上，寻思了半晌，踌躇起来，怨恨冲天：“不杀得张都监，如何出得这口恨气！”便去死尸身边，解下腰刀，选好的取把，将来跨了，拣条好朴刀提着，再径回孟州城里来。进得城中，早是黄昏时候，只见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但见：

十字街荧煌灯火，九曜寺香霭钟声。一轮明月挂青天，几点疏星明碧汉。六军营内，呜呜画角频吹；五鼓楼头，点点铜壶正滴。两两佳人归绣襦，双双士子掩书帏。

当下武松入得城来，径趲去张都监后花园墙外，却是一个马院。武松就在马院边伏着，听得那后槽却在衙里，未曾出来。正看之间，只见“呀”地角门开，后槽提着一个灯笼出来，里面便关了角门。武松却躲在黑影里，听那更鼓时，早打一更四点。那后槽上了草料，挂起灯笼，铺开被卧，脱了衣裳，上床便睡。武松却来门边挨那门响，后槽喝道：

“老爷方才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门边，却掣出腰刀在手里，又“呀呀”地推门。那后槽那里忍得住，便从床上赤条条地跳将起来，拿了搅草棍，拔了橛。却待开门，被武松就势推开去，抢入来，把这后槽擗头揪住。却待要叫，灯影下见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里，先自惊得八分软了，口里只叫得一声：“饶命！”武松道：“你认得我么？”后槽听得声音，方才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饶了我罢！”武松道：“你只实说，张都监如今在那里？”后槽道：“今日和张团练、蒋门神，他三个吃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鸳鸯楼上吃哩。”武松道：“这话是实

武松
所
斫
张
都
监
血
溅
鸳
鸯
楼



水

浒

传



么？”后槽道：“小人说谎，就害疮。”武松道：“恁地却饶你不得！”手起一刀，把这后槽杀了。一脚踢过尸首，把刀插入鞘里，就烛影下，去腰里解下施恩送来的绵衣，将出来，脱了身上旧衣裳，把那两件新衣穿了。拴缚得紧凑，把腰刀和鞘跨在腰里，却把后槽一床单被，包了散碎银两，人在缠袋里，却把来挂在门边。又将两扇门立在墙边，先去吹灭了灯火，却闪将出来，拿了朴刀，从门上一步步爬上墙来。

此时却有些月光明亮。武松从墙头上一跳，却跳在墙里，便先来开了角门。掇

过了门扇，复翻身入来，虚掩上角门。楼都提过了，武松却望灯明处来，看时，正是厨房里。只见两个丫鬟，正在那汤罐边埋怨说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吃！那两个客人也不识羞耻，撞得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楼去歇息，只说个不了。”那两个女使，正口里喃喃讷讷地怨怅，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里那口带血刀来。把门一推，“呀”地推开门，抢入来，先把一个女使鬓角儿揪住，一刀杀了。那一个却待要走，两只脚一似钉住了的，再要叫时，口里又似哑了的，端的是惊得呆了。休道是两个丫鬟，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杀了。却把这两个尸首，拖放灶前，去了厨下灯火，趁着那窗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里来。

武松原在衙里出入的人，已都认得路数。径走到鸳鸯楼胡梯边来，捏脚捏手，摸上楼来。此时亲随的人，都伏事得厌烦，远远地躲去了。只听得那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说话。武松在胡梯口听，只听得蒋门神口里称赞不了，只说：“亏了相公与小人报了冤仇，再当重重的报答恩相。”这张都监道：“不是看我兄弟张团练面上，谁肯干这等的事！你虽费用了些钱财，却也安排得那厮好。这早晚多是在那里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只教在飞云浦结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来，便见分晓。”张团练道：“这四个对付他一个，有甚么不了？再有几个性命，也没了。”蒋门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来，只教就那里下手，结果了，快来回报。”正是：

暗室从来不可欺，古今奸恶尽诛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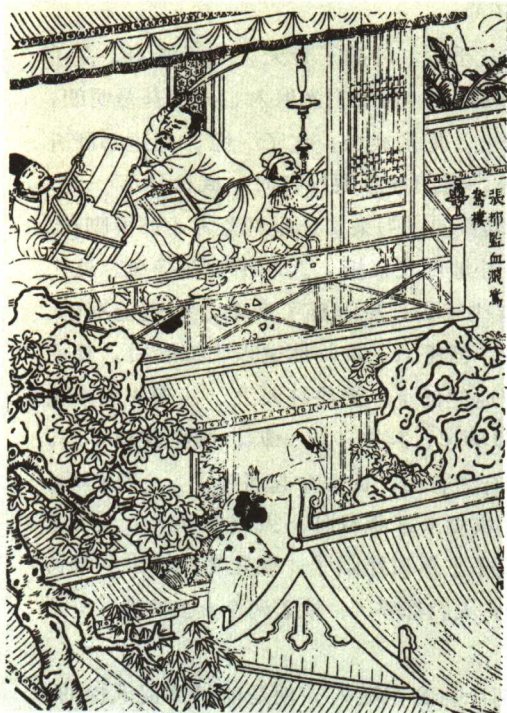
金风未动蝉先噪，暗送无常死不知。

武松听了，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叉开五指，抢入楼中，只见三五枝画烛荧煌，一两处月光射入，楼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蒋门神坐在交椅上，见是武松，吃了一惊，把这心肝五脏，都提在九霄云外。说时迟，那时快，蒋门神急要挣扎时，武松早落一刀，劈脸剁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转身回过刀来，那张都监方才伸得脚动，被武松当时一刀，齐耳根连脖子砍着，扑地倒在楼板上。两个都在挣命。这张团练终是个武官出身，虽然酒醉，还有些气力。见剁翻了两个，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抡将来。武松早接个住，就势只一推，休说张团练酒后，便清醒白醒时，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扑地望后便倒了。武松赶入去，一刀先剁下头来。蒋门神有力，挣得起来。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头。转身来，把张都监也割了头。见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钟子，一饮而尽。连吃了三四钟，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写下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几件在怀里。却待下楼，只听得楼下夫人声音叫道：“楼上官人们都醉了，快着两个上去搀扶！……”说犹未了，早有两个人上楼来。

武松却闪在胡梯边，看时，却是两个自家亲随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处让他过去，却拦住去路。两个人进楼中，见三个尸首，横在血泊里，惊得面面相觑，做声不得，正如“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随在背后，手起刀落，早剁翻了一个。那一个便跪下讨饶，武松道：“却饶你不得！”揪住也砍了头。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提了刀，下楼来。

夫人问道：“楼上怎地大惊小怪？”武松抢到房前，夫人见条大汉入来，兀自问道：“是谁？”武松的刀早飞起，劈面门剁着，倒在房前声唤。武松按住，将去割时，刀切头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时，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头来！”便抽身去后门外去拿取朴刀，丢了缺刀，复翻身再入楼下来。只见灯明，前番那个唱曲儿的养娘玉兰，引着两个小的，把灯照见夫人被杀死在地下，方才叫得一声：“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兰心窝里搁着。两个小的，亦被武松搁死，一朴刀一个结果了。走出中堂，把门拴了前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搁死了在房里。

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门外来，马院里除下缠袋来，把怀里踏匾的银酒器，都装在里面，拴在腰里。拽开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边，寻思道：“若等开门，须吃拿了，不如连夜越城走。”便从城边踏上城来。这孟州城是个小去处，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墙边望下，先把朴刀虚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濠堙边。月明之下，看水时，只有一二尺深。此时正是十月半天气，各处水



泉皆涸。武松就濠堑边脱了鞋袜，解下腿绑护膝，抓扎起衣服，从这城濠里走过对岸。却想起施恩送来的包裹里有双八搭麻鞋，取出来穿在脚上。听城里更点时，已打四更三点。武松道：“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得出松滕。‘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只可撒开。”提了朴刀，投东小路便走。诗曰：

只图路上开刀，还喜楼中饮酒。
一人害却多人，杀心惨于杀手。
不然冤鬼相缠，安得抽身便走。

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胧胧，尚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体困倦，棒疮发了又疼，那里熬得过。望见一座树林里，一个小小古庙，武松奔入里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来做了枕头，扑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见

庙外边探入两把挠钩，把武松搭住。两个人便抢入来，将武松按定，一条绳索绑了，那四个男女道：“这鸟汉子却肥，好送与大哥去。”武松那里挣扎得脱，被这四个人夺了包裹朴刀，却似牵羊的一般，脚不点地，拖到村里来。这四个男女，于路上自言自说道：“看这汉子一身血迹，却是那里来？莫不做贼着了手来？”武松只不做声，由他们自说。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内，把武松推将进去。侧首一个小门里面，尚点着碗灯，四个男女，将武松剥了衣裳，绑在亭柱上。武松看时，见灶边梁上，挂着两条人腿。武松自肚里寻思道：“却撞在横死神手里，死得没了分晓。早知如此时，不若去孟州府里首告了，便吃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个清名于世。”正是：

杀尽奸邪恨始平，英雄逃难不逃名。

千秋意气生无愧，七尺身躯死不轻。

那四个男女，提着那包裹，口里叫道：“大哥，大嫂，快起来！我们张得一头好行货在这里了。”只听得前面应道：“我来也！你们不要动手，我自来开剥。”没一盏茶时，只见两个人入屋后来。武松看时，前面一个妇人，背后一个大汉。两个定睛看了武松，那妇人便道：“这个不是叔叔武都头！”那大汉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时，那大汉不是别人，却正是菜园子张青，这妇人便是母夜叉孙二娘。这四个男女吃了一惊，便把索子解了，将衣服与武松穿了。头巾已自扯碎，且拿个毡笠子与他戴上。原来这张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几处，所以武松不认得。张青即便请出前面客席里，叙礼罢，张青大惊，连忙问道：

“贤弟如何恁地模样？”

武松答道：“一言难尽！自从与你相别之后，到得牢城营里，得蒙施管营儿子，唤做金眼彪施恩，一见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顾我。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东快活林内，甚是趁钱。却被一个张团练带来的蒋门神那厮，倚势豪强，公然白白地夺了。施恩如此告诉，我却路见不平，醉打了蒋门神，复夺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后被张团练买嘱张都监，定了计谋，取我做亲随，设智陷害，替蒋门神报仇。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贼，赚我到里面，却把银酒器皿，预先放在我箱笼内，拿我解送孟州府里，强扭做贼，打招了，监在牢里，却得施恩上下使钱透了，不曾受害。又得当案叶孔目仗义疏财，不肯陷害平人。又得当牢一个康节级，与施恩最好。两个一力维持，待限满脊杖，转配恩州。昨夜出得城来，叵耐张都监设计，教蒋门神使两个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帮，就路上要结果我。到得飞云浦僻静去处，正欲要动手，先被我两脚，把两个徒弟踢下水里去。赶上这两个鸟公人，也是一朴刀一个搠死了，都撇在水里。思量这口气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里去。一更四点，进去马院里，先杀了一个养马的后槽。爬入墙内，去就厨房里杀了两个丫嬛，直上鸳鸯楼上，把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都杀了，又砍了两个亲随。下楼来，又把他老婆、儿女、养媳，都戮死了。连夜逃走，跳城出来。走了一五更路，一时困倦，棒疮发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庙里权歇一歇，却被这四个绑缚将来。”

那四个捣子，便拜在地下道：“我们四个，都是张大哥的火家。因为连日赌钱输了，去林子里寻些买卖。却见哥哥从小路来，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迹，却在土地庙里歇，我四个不知是甚人。早是张大哥这几时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们只拿挠钩套索出去，不分付时，也坏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识泰山’，一时误犯着哥哥，恕罪则个！”张青夫妻两个笑道：“我们因有挂心，这几时只要他们拿活的行货。他这四个，如何省的我心里事。若是我这兄弟不困乏时，不说你这四个男女，更有四十个，也近他不得。”那四个捣子只顾磕头。武松唤起他来说道：“既然他们没钱去赌，我赏你些。”便把包裹打开，取十两银子，把与四人将去分。那四个捣子拜谢武松。张青看了，也取三二两银子，赏与他们四个，自去分了。

张青道：“贤弟不知我心！从你去后，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脱节，或早或晚回来，因此上分付这几个男女；但凡拿得行货，只要活



的。那厮们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敌他不过的，必致杀害；以此不教他们将刀仗出去，只与他挠钩套索。方才听得说，我便心疑，连忙分付，等我自来看，谁想果是贤弟！”孙二娘道：“只听得叔叔打了蒋门神，又是醉了赢他，那一个来往人不吃惊！有在快活林做买卖的客商，常说到这里，却不知向后的事。叔叔困倦，且请去客房里将息，却再理会。”张青引武松去客房里睡了。两口儿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时，整治齐备，专等武松起来相叙。有诗为证：

金宝昏迷刀剑醒，天高帝远总无灵。

如何廊庙多凶曜，偏是江湖有救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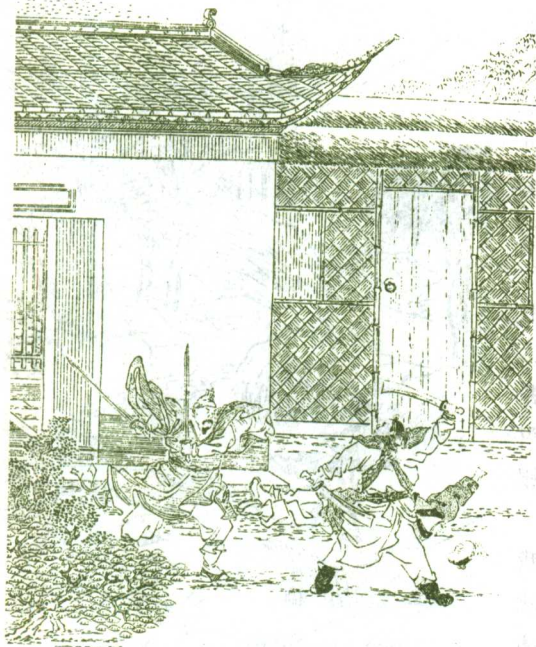
却说孟州城里张都监衙内，也有躲得过的，直到五更才敢出来。众人叫起里面亲随，外面当直的军牢，都来看视，声张起来，街坊邻舍，谁敢出来？捱到天明时分，却来孟州府里告状。知府听说罢，大惊，火速差人下来，检点了杀死人数，行凶人出没去处，填画了图样格目，回府里禀复知府道：“先从马院里入来，就杀了养马的后槽一人，有脱下旧衣二件。次到厨房里灶下，杀死两个丫嬛，后门边遗下行凶缺刀一把。楼上杀死张都监一员并亲随二人。外有请做客官张团练与蒋门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写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楼下搠死夫人一口，在外搠死玉兰并奶娘二口，儿女三口。共计杀死男女一十五名，掳掠去金银酒器六件。”知府看罢，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门，点起

军兵并缉捕人员，城中坊厢里正，逐一排门搜捉凶人武松。

次日，飞云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称：“杀死四人在浦内，见有杀人血痕在飞云浦桥下，尸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状子，当差本县县尉下来；一面着人打捞起四个尸首，都检验了。两个是本府公人，两个自有苦主，各备棺木盛殓了尸首，尽来告状，催促捉拿凶首偿命。城里闭门三日，家至户到，逐一挨查，五家一连，十家一保，那里不去搜寻。知府押了文书，委官下该管地面，各乡，各保，各都，各村，尽要排家搜捉，缉捕凶首。写了武松乡贯、年甲、貌相、模样，画影图形，出三千贯信赏钱。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报，随文给赏；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发到官，与犯人同罪。遍行邻近州府，一同缉捕。

且说武松在张青家里，将息了三五日，

武松夜走蜈蚣岭





打听得事务箴刺一般紧急，纷纷攘攘有做公人出城来各乡村缉捕。张青知得，只得对武松说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紧急，排门挨户，只恐明日有些疏失，必须怨恨我夫妻两个。我却寻个好安身去处与你，在先也曾对你说来，只不知你终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这几日也曾寻思：想这事必然要发，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个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来到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亲戚都没了。今日若得哥哥有这好去处，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里地面？”张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和一个青面兽好汉杨志，在那里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军捕盗，不敢正眼觑他。贤弟只除那里去安身，方才免得；若投别处去，终久要吃拿了。他那里常常有书来取我入伙，我只为恋土难移，不曾去的。我写一封书，备细说二哥的本事，于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伙。”武松道：“大哥也说的是。我也有心，恨时辰未到，缘法不能凑巧。今日既是杀了人，事发了没潜身处，此为最妙。大哥，你便写书与我去，只今日便行。”

张青随即取幅纸来，备细写了一封书，把与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见母夜叉孙二娘指着张青说道：“你如何便只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吃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说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吃人捉了？”孙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处都有了文书，出三千贯赏钱，画影图形，明写乡贯年甲，到处张挂。



母夜叉 孙二娘

阿叔脸上，现今明明地两行金印，走到前路，须赖不过。”张青道：“脸上贴了两个膏药便了。”孙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说这痴话，这个如何瞒得过做公的？我却有个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灾避难，如何依不得？”孙二娘大笑道：“我说出来，阿叔却不要嗔怪。”武松道：“阿嫂但说的便依。”孙二娘道：“二年前，有个头陀打从这里过，吃我放翻了，把来做了几日馒头馅。却留得他一个铁界箍，一身衣服，一领皂布直裰，一条杂色短缠绦，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一个沙鱼皮鞘子，插着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这刀如常半夜里鸣啸的响，叔叔前番也曾看见。今既要逃难，只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须遮得额上金印。又且得这度牒做护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缘前世？阿叔便应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谁敢来盘问？这件事好么？”张青拍手道：“二娘说得是，我倒忘了这一着。”正是：

缉捕急如星火，颠危好似风波。

若要免除灾祸，且须做个头陀。

张青道：“二哥，你心里如何？”武松道：“这个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样。”张青道：“我且与你扮一扮看。”孙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来，打开，将出许多衣裳，教武松里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与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系了绦，把毡笠儿除下来，解开头发，折迭起来，将界箍儿箍起，挂着数珠。张青、孙二娘看了，两个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讨面镜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来。张青道：“二哥为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个行者。大哥，便与我剪了头发。”张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后头发都剪了。诗曰：

打虎从来有李忠，武松绰号尚悬空。

幸有夜叉能说法，顿教行者显神通。

武松见事务看看紧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张青又道：“二哥，你听我说，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张都监家里的酒器，留下在这里，我换些零碎银两，与你路上去做盘缠，万无一失。”武松道：“大哥见的分明。”尽把出来与了张青，换

了一包散碎金银，都拴在缠袋内，系在腰里。武松饱吃了一顿酒饭，拜辞了张青夫妻二人，腰里跨了这两口戒刀，当晚都收拾了。孙二娘取出这本度牒，就与他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武松拜谢了他夫妻两个。临行，张青又分付道：“二哥于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吃，休要与人争闹，也做些出家人行径。诸事不可躁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龙山，便可写封回信寄来。我夫妻两个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敢怕随后收拾家私，也来山上入伙。二哥保重保重，千万拜上鲁、杨二头领。”

武松辞了出门，插起双袖，摇摆着便行。张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个行者！”但见：

前面发掩映齐眉，后面发参差际颈。皂直裰好似乌云遮体，杂色绦如同花蟒缠身。额上界箍儿灿烂，依稀火眼金睛；身间布衲袄斑斓，仿佛铜筋铁骨。戒刀两口，擎来杀气横秋；顶骨百颗，念处悲风满路。啖人罗刹须拱手，护法金刚也皱眉。

当晚武行者辞了张青夫妻二人，离了大树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时是十月间天气，日正短，转眼便晚了。约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见一座高岭。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岭来，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岭头上看时，见月从东边上来，照得岭上草木光辉。正看之间，只听得前面林子里，有人笑声，武行者道：“又来作怪！这般一条净荡荡高岭，有甚么人笑语？”走过林子那边去打一看，只见松树林中，傍山一座坟庵，约有十数间草屋，推开着两扇小窗，一个先生，搂着一个妇人，在那窗前看月戏笑。武行者看了，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想道：“这是山间林下出家人，却做这等勾当！”便去腰里掣出那两口烂银也似戒刀来，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是好，到我手里，不曾发市，且把这个鸟先生试刀。”手腕上悬了一把，再将这把插放鞘内，把两只直裰袖，结起在背上，竟来到庵前敲门。那先生听得，便把后窗关上。

武行者拿起块石头，便去打门。只见“呀”地侧首门开，走出一个道童来，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惊小怪，敲门打户做甚么？”武行者睁圆怪眼，大喝一声：“先把这鸟童祭刀！”说犹未了，手起处，铮地一声响，道童的头落在一边，倒在地下。只见庵里那个先生大叫道：“谁敢杀我道童！”托地跳将出来。那先生手抡着两口宝剑，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儿里去取，正是挠着我的痒处。”便去鞘里，再拔了那口戒刀，抡起双戒刀来，迎那先生。两个就月明之下，一来一往，一去一回，两口剑寒光闪闪，双戒刀冷气森森。斗了良久，浑如飞凤迎鸾；战不多时，好似角鹰拿兔。两个斗了十数合，只听得山岭旁边一声响亮，两个里倒了一个。但见：寒光影里人头落，杀气丛中血雨喷。

毕竟两个里厮杀，倒了一个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当时两个斗了十数合，那先生被武行者卖个破绽，让那先生两口剑斫将入来，被武行者转过身来，看得亲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头，滚落在一边，尸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庵里婆娘出来，我不杀你，只问你个缘故。”只见庵里走出那个妇人来，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说，这里是甚么去处？那先生却是你的甚么人？”那妇人哭着道：“奴是这岭下张太公家女儿。这庵是奴家祖上坟庵。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来我家里投宿，言说善习阴阳，能识风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庄上，因请他来这里坟上观看地理，被他说诱，又留他住了几日。那厮一日见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两个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强骗在此坟庵里住。这个道童，也是别处掳掠来的。这岭唤做蜈蚣岭。这先生见这条岭好风水，以此他便自号飞天蜈蚣王道人。”武行者道：“你还有亲眷么？”那妇人道：“亲戚自有几家，都是庄农之人，谁敢和他争论？”

武行者道：“这厮有些财帛么？”妇人道：“他也积蓄得一二百两金银。”武行者道：“有时，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烧庵也。”那妇人问道：“师父，你要酒肉吃么？”武行者道：“有时，将来请我。”那妇人道：“请师父进庵里去吃。”武行者道：“怕别人暗算我么？”那妇人道：“奴有几颗头，敢赚得师父？”武行者随那妇人入到庵里，见小窗边桌子上，摆着酒肉。武行者讨大碗，吃了一回。那妇人收拾得金银财帛已了，武行者便就里面放起火来。那妇人捧着一包金银，献与武行者，乞性命。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将去养身。快走！快走！”那妇人拜谢了，自下岭去。武行者把那两个尸首，都掷在火里烧了，插了戒刀，连夜自过岭来，迤逦取路，望着青州地面来。

又行了十数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镇乡城，果然都有榜文张挂在彼处，捕获武

武行者打
孔亮

